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六十六回 三太子舉刀自刎 哈里虎溺水身亡

詩曰： 三千甲士盡貔貅，笑擁牙旗策勝謀。
海上初分魚鳥陣，軍中還取犬羊頭。
村原晝永天風靜，巢穴煙消海日流。
從是天山三箭後，為言功屬狀元收。

卻說唐狀元道：「分射的箭各得平過，且看合射何如？」三太子道：「請出箭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請出。」三太子一箭過來，唐狀元一箭過去，兩枝箭在半中間一撞，撲的一響，一溜煙爆出一塊火來；唐狀元只作不知。三太子又一箭來，唐狀元又一箭去，又是半中間一撞，又是一響，一溜煙一塊火。三太子又一箭來，唐狀元又一箭去，又是半中間一撞，又是一響，一溜煙一塊火。怎麼一溜煙一塊火？原來三太子立心不善，合射之時，恰就拿出個火箭來，思量要下手唐狀元哩。唐狀元心裡又靈，卻又拿出個箔頭箭來。箔頭箭頭是大的，故此一箭挺住他一箭，挺出他的火來。三太子看見三枝火箭，箭箭落空，心上有些懼怯。唐狀元只作不知，不說破他，只說道：「分射已是平過，合射又是平，將怎麼再見個輸贏？」三太子道：「我和你再射一回何如？」唐狀元道：「你這個箭射不得我，有一個女將和你對射一回罷！」

三太子聽見叫個女將和他對射，心上好笑又好惱。怎麼好笑又好惱？天地間只有個文官把筆安天下，武將持刀定太平，怎麼有個女將會射哩？這不是好笑！自古以來，交鋒廝殺，兵對兵，將對將，怎麼唐狀元叫個女將和我對射，忒小視於我，卻不可惱！心上吃惱，半日半日不曾開言。

黃鳳仙高叫道：「番狗奴！你不答應，你欺負我是個女流之輩麼？你可曉得女媧煉石補天，木蘭代父守戍，這都不是女流之輩幹的勾當麼？」三太子受黃鳳仙這幾句話嚇倒了，說道：「也罷，我和你對射一回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怎麼射？」三太子道：「也是先分射三箭，落後合射三箭。」黃鳳仙道：「你先射來。」三太子道：「饒你先射起。」黃鳳仙道：「謝饒了。」牽開弓來，就是一箭。三太子也學得唐狀元，放下了刀，袖著手，把個頭往左一閃，一枝箭過右邊去了。黃鳳仙又是一箭，三太子把個頭往右一閃，一枝箭過左邊去了。黃鳳仙又是一箭，三太子把個頭一低，一枝箭過上面去了。黃鳳仙心裡想道：「番官也只是這等的本領。」故意的喝上一聲采，說道：「好！好！今番該你射過來也。」

三太子拽滿了弓，搭准了箭，狠著是一箭射來，黃鳳仙道：「待我賣個解來，你們瞧一瞧著。」怎麼的解？喝聲「左」，那枝箭果真是左，剛剛的插在左邊鬢上。黃鳳仙道：「你可認得這個解麼？」三太子道：「不認得。」黃鳳仙道：「番狗奴！這叫做左插花，你就不認得麼？」道猶未了，三太子又是一箭射來。黃鳳仙喝聲「右」，那枝箭果真是右，剛剛的插在右邊鬢上。黃鳳仙道：「你可認得這個解麼？」三太子道：「不認得。」黃鳳仙道：「番狗！這叫做右插花，你就不認得麼？」三太子心裡想道：「這等一個女將，這等大賣弄。待我作準射他一箭，不要它過左，不要它過右，看他何如？」拿准了箭，認定了中間，狠著是一箭過來。三太子吃了老大的氣力，費了老大的心機，只說是三箭要把天山定，哪曉得黃鳳仙不慌不忙，喝聲「中」，張開個口來，那枝箭可可在口裡，咬著箭，還說道：「你可曉得這個解麼？」三太子道：「不曉得。」黃鳳仙道：「番狗奴！這叫做飛雁投湖，你就不曉得麼？」三太子吃了好一嚇，說道：「世上有這等一個女將。原來南朝人是有些難相處哩！」

道猶未了，黃鳳仙道：「分射已畢，再請合射，看是何如？」三太子道：「請合射。」黃鳳仙道：「面對面兒的射，不見得高。我和你不如背靠著背兒射，不知你心下何如？」三太子低頭一想：「說是兩家合射，假饒面對面還怕有個差錯，怎麼說個背靠著背兒的話？這個成不得。」故意的扯個謊說道：「我西洋風俗，相見之時，以面為敬，以背為慢。還只是面對面射罷！」黃鳳仙也扯個謊，還他說道：「我中國風俗，臨陣之時，以面為弱，以背為強。」三太子道：「風俗各有不同，卻怎麼處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各隨各俗，箭中了就算贏家。」三太子道：「假如射了你的背，卻不算暗箭哩。」黃鳳仙道：「但憑你射來就是。」三太子道：「請先射來。」黃鳳仙道：「今番該你先射了。」三太子道：「多承尊讓。」

道猶未了，撲通的響，一箭過來。黃鳳仙背對著三太子，還他一箭過去。一箭來，一箭去，可可在射一相當，箭頭對箭頭，落在地上。兩邊大小軍人，齊齊的喝上一聲采。喝聲未絕，三太子又是一箭過來，黃鳳仙背著又是一箭過去。一箭來，一箭去，又可可在射一個相當，箭頭對箭頭，落在地上。兩邊大小軍人，又齊齊的喝上一聲采。喝聲未絕。三太子又是一箭過來，黃鳳仙背著又是一箭過去。又可可在射一個相當。一枝箭射一個相當，卻又有一枝箭射中在三太子甲上。怎麼一枝箭對一枝箭，又有一枝箭射中甲上？原來黃鳳仙的箭不用眼看，得心應手，有百步穿楊之巧。射到第三回上，他就連發了兩枝。一枝是尋常的箭，故此頭對頭的，射一個相當。這一枝卻是鋼鐵織成的，就像個袖箭一般，故此飛身中在三太子的甲上，卻又中在肩胛上，引發了前日的箭瘡。

三太子腳輕頭重，一個筋斗翻下馬來。南軍一擁而去，都要活活的捉住他。虧了哈里虎一張鬼頭刀，左三右四，前五後六，一蕩子攔住南兵，把個三太子救上關門而去。黃鳳仙喝聲道：「喏！今日且寄下你這兩顆驢頭，明日再來取也。」唐狀元同著黃鳳仙得勝回營，不勝萬千之喜，見了元帥。元帥滿口稱揚，吩咐一面紀錄司紀功，一面軍政司設宴慶賀，一面取過銀牌、綵緞，頒賞有差。

卻說哈里虎救得三太子上關，調治幾日，心心念念切齒之恨。番王日夜裡耽憂，卻又不敢開言，怕氣壞了孩兒。調治幾日，好了箭瘡，番王道：「孩兒，今番只是投降為上，免得受這等刀箭之苦。」三太子道：「父王在上，有所不知。孩兒這如今是個騎虎之勢，不得自由了。」番王道：「怎叫做騎虎之勢，不得自由？」三太子道：「孩兒和他殺了一月有餘，恨入骨髓，不是他殺孩兒，定是孩兒殺他，卻不是個騎虎之勢？」番王道：「只怕他殺得你，你反殺不得他，怎麼是好？」三太子心上分不悅，說道：「父王好差，只管攔頭說個不利市的話。也罷，就是他殺了孩兒，孩兒也顧不得了，畢竟要和他大殺一場，方才心死。」番王看見三太子說硬了話，又且埋怨於他，一任是不好開口，悶悶而去。這也是三太子命合刀下亡，兆頭先就不好了。卻說三太子看見父王起身去了，歎上兩口氣，說道：「為子死孝，為臣死忠。我分明要做個好人，偏我父王不肯把個好人我做哩！」哈里虎道：「這如今不在說父王不肯，只在說個破敵之策是怎麼樣兒？」三太子道：「我如今已自籌之久矣。只有一個夜戰，拿定要贏他。」哈里虎道：「怎麼拿定要贏他？」三太子道：「我受箭而歸，南船疑我死八九。就是日上，他料我不能斷殺，莫說是夜晚間，他豈提防於我，況且今夜這等大風，他愈加不提防於我。我和你領了水兵，駕了海鯨船，劫他的水寨。只是這等劫他，還不是高？每船上多帶些荻蘆柴草之類，堆塞他的船上，放起火來，教他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這個計較，你說可拿定贏他麼？」哈里虎道：「前番反受了他的虧，不知今番卻是怎麼？」三太子道：「似此遲疑，再無了日。我如今也不管他或輸或贏，都在今夜一決。」哈里虎怕敗了他的興，只得轉過口來，說道：「用兵之道，只許向前，不要退後，只許說贏，不許說輸。」三太子聽見這幾句話兒，卻才有些喜色，說道：「好話！好話！得勝之時，我和你子子孫孫同享富貴。」道猶未了，即時同到教場之中，坐在牛皮帳上，選出平素精練的水兵三千多個。內中選出武藝熟嫻，深通謀略，堪充頭目的，得八個。點過海船三百號，各船滿載荻蘆柴草引火之物，分作六處。三太子和哈駱馬各領五隻當先，八個頭目各領二隻押後。分為兩隊，如鳥有兩翼，如魚有兩個划水，前後策應，不許疏虞。分撥已定，只待天晚，便直行事。卻說二位元帥正然坐在帳中，談論軍情重務，猛然一陣旋風，從西北上旋起，直旋到中軍帳下才止。老爺道：「這一陣怪風頭來，又主損折人馬。」王爺道：「這不為怪風，是個信風，一定有個事故，特來相報。」老爺道：「去請過國師來，問他是個甚麼吉凶。」王爺道：「國師哪裡管你這些，只請問天師便知端的。」

即時傳令，請過天師來。相見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老爺卻把個旋風的事故，告訴他一遍。天師不敢怠慢，袖占一課，說道：

「這個風不為小可，主今夜三更時分，賊兵來劫水寨，有好一場驚慌哩！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天師道：「西方屬金，性主殺，北方屬水，色尚玄。以此推之，便知夜半之時，賊兵來劫水寨。」老爺道：「何以處之？」天師道：「禍福無常，避之則吉。」既有賊兵劫寨，不過吩咐各將官預先做一個準備就是。」老爺道：「多謝天師指教，若不是這等神算先知，幾乎又中了這個番狗奴的奸計！」

送過了天師，即時傳令諸將，會集帳前，商議退兵之策，一個將官陳上一個計策。王爺道：「俱說得有理，只要總起來便為得算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總起來？」王爺道：「千金之裘，非一狐之力；萬全之策，非一善之長。今日臨大敵，遇大變，怎麼不要總一個大主張？」老爺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悉憑王爺主張就是。」王爺道：「依學生之見，水軍大都督陳堂領戰船五□隻，水軍五百名，各帶神槍、神箭、鳥銃一千夜戰兵器，停泊在水寨左側，以待賊兵。中軍炮響為號。水軍副都督解應彪統領戰船五□隻，水兵五百名，各帶神槍、神箭、鳥銃一千夜戰兵器，停泊在水寨右側，以待賊兵。中軍炮響為號。參將周元泰統領哨船五□隻，水軍五百名，各帶硫磺、礮引火之物，埋伏在海口上東一邊空闊去所，以待賊兵回來進口之時，攔住殺它一陣，聽候喇叭天鵝聲為號。都司吳成統領哨船五□隻，水軍五百名，各帶硫磺、礮引火之物，埋伏在海口上西一邊空闊去所，以待賊兵回來進口之時，攔住殺它一陣，聽候喇叭天鵝聲為號。游擊將軍劉天爵統領哨船二□隻，水兵二百名，各帶風火子母炮，往來衝突放炮，以張我兵威勢。游擊將軍黃懷德統領小哨船□隻，水兵一百名，各帶號笛一管，往來巡哨，覘視敵兵來否、遠近，號笛報知中軍。刀如龍、胡應鳳、黃彪、沙彥章各領步兵五百名，埋伏海口裡面兩邊岸上空闊去所，防備番兵逃走上岸，兩路截殺。以銃響三聲為號。」各將聽令已畢，各自歸營，準備行事。

老爺道：「調度精密多得王先生。只是還有一件，有些不利於我兵。」王爺道：「是哪一件不利於我兵？」老爺道：「今夜這等的大東風，是個攏岸風，不利於我西岸。番奴若是仍前放火，他是上風，我們是下風，我們就有些不便提防。」王爺道：「這個風不妨礙。我們左右兩翼，卻又在賊兵之上。放火燒他，那時節他自治且不暇，怎麼又能夠來燒我們？」老爺道：「這還不是個萬全之策。我燒得他，他燒得我，彼此有損無益。必須還得一個妙計才好。」王爺道：「再沒有個甚麼妙計，除非是把個風來調轉一下哩！」老爺道：「調轉得個風又要何如？」王爺道：「這個也不難，請天師來，就調得個風轉。」老爺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即時請過天師來，告訴他：「這個東風不便。」天師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昔日赤壁鏖兵之時，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今日二位元帥又欠了西風。」王爺道：「華夷不同地，故此一東一西，全仗天師道力斡旋一番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一力擔當。」元帥道：「須煩天師作速些才好。」天師道：「再不消二位元帥費心。但只是交了夜半之時，就有西風起來。」二位元帥謝了天師，各自歸營聽候。

卻說游擊將軍黃懷德領了將令，回到本寨裡面，點齊了小哨船□隻，水軍一百名，先出巡打探敵兵，一邊放船，一邊心裡想道：「元帥吩咐於我打探敵兵，我若是打探得不真，卻不違誤軍情！我若只是這等明明白白放開船去，驚動了敵人的耳目，怎麼打探得真？又且泄漏了我們軍情，他反得以為備。」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也罷，海上有一等白天鵝，就有我們這個船大。我不免把這個船，就扮做個天鵝樣子，令他不知不覺，我便打探得他真，他又不得提防於我，豈不為美！」籌算已定，即時吩咐左右取出白布來，把個小哨船去了桅竿，下了篷腳，渾身上下細細的幔了一周。前面取巧兒，做個鵝頭；後面取巧兒，做個鵝尾巴。自由自在，放在水面上閒遊。布幔裡面，都坐的是些軍士，撐起耳朵，張開眼睛，仔仔細細在那裡打聽，只等三太子的賊船出來。

卻說三太子同了哈駱馬，到了一更天氣，叫起八個頭目，點齊三千個水兵，放開三百隻海船，大開水關，一擁而出。只見烏天黑地，船頭上一聲響。三太子問道：「船頭上是甚麼響？」水兵報說道：「關門上掉下一個白鬚老者，吊在船頭上，掉得一聲響。」三太子心有些吃驚，叫道：「快拿他過來，我問他一個端的。這廝敢是南船上一個奸細麼？」拿過老者來，三太子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這等夜靜更深，到我船上有甚麼事？」那老者應聲道：「愚人是西總兵門下一個記室，特奉西總兵差遣，差遣我齎一瓶酒，一隻鵝，特來你這船上奉獻太子，聊壯軍容。」三太子大怒，罵說道：「這廝分明是個奸細，敢借我西總兵為名。我西總兵今已魂飛魄散，豈有鵝、酒夜來壯我行色之理。」掣過那兩張合扇刀來，照頭就是一下子。一刀下去不至緊，早已砍在船頭上，哪裡有個老者！只見船頭上左一邊是一瓶酒，右一邊是一隻鵝。三太子又說道：「這個鵝、酒都是些妖邪術法，惑亂我的軍心。」提起刀來，酒上一刀，一刀下去，就進出一團火來，望天上一爆；鵝上一刀，一刀下去，就跳起一隻鵝來，望海裡一飛。

三太子心有些不悅，一邊吩咐放船，一邊請過哈駱馬來，把個老者、鵝、酒之事，對他細說一遍。哈駱馬說道：「賢太子，你可記得前日祭賽西總兵之時，白鵝跳起來講話？」三太子記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似此觀之，今夜有些不利。」哈駱馬說道：「為將之道，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既曉得有些不利，莫若趁早抽兵而回罷。」三太子道：「我昨日曾對父王講過了，輸贏都在此一決。若要我抽兵而回，卻有些難。」哈里虎道：「既不抽兵而回，只怕前面有些差錯，反為不美。」三太子道：「怕有差錯，不如先差下一隻小船，前去哨探一番。哨探得果有準備，我這裡就鳴鑼擊鼓，明殺一陣。哨探得他若無準備，我這裡還是依計而行，不怕他不遭在我的手裡。」哈里虎說道：「這個有理。」即時傳令，差下二□名小番，駕著一隻小船，悄悄的到南船身邊哨探虛實。

一會兒，小番回報，說道：「南船上鴉悄不鳴，草偃不動，沒有一些準備。只是海面上有幾□隻天鵝，游來游去，就像個曉得進退的意思一般。」三太子道：「只要南船上不曾準備，就是我們功勞該成，管它甚麼鵝不鵝！」哈里虎道：「那個鵝，只怕就是先前船頭上的鵝麼？」三太子道：「行軍之際，見喜不喜，見怪不怪。你只在說些邪話哩！假饒西總兵有靈，我明日成功之後，再去祭賽他一壇。他有父母，我替他奉養；他有妻子，我替他撫育；子孫成人，我替他蔭襲。他再有些說話罷？」一任放船開去。哈駱馬一會兒心驚肉顫，曉得有些不利，只是三太子纏著要行，不由他諫止。這也莫非是南朝當興也，莫非是三太子該敗。

三百隻番船，將次一二里之時，海面上煙霧蒙蒙，急忙裡看不真。開岸風又緊，急切裡不得靠著水寨。只見水面上那一二□隻天鵝，又是這等游來游去，恰像有些意思的一般。番船正在靠著水寨，正要動手，他又走近前來，一衝一撞。三太子惱起來，叫聲：「彈弓在哪裡？」接過彈弓，復手就是一彈子。一彈子打得個天鵝背上一下，撲通的響，只見天鵝肚裡齊齊的號笛一吹。怎麼天鵝肚裡有個號笛會吹？原來這個天鵝，卻就是游擊將軍黃懷德打探軍情的小船兒。他看見番船將近，故此趁著他的彈子勢頭，就吹一聲號笛。這號笛一吹不至緊，中軍寨裡一聲炮響連天。

響聲未絕，南船上一片的火光，如同白日。火光裡面，左壁廂閃出五□隻戰船，五百名水軍，神槍、神箭、鳥銃，一任的飛注如雨，截住廝殺。船頭上站著一個大將軍，原來是水軍大都督陳堂，全裝攔甲，手執長槍，高叫道：「番狗奴！你可曉得中了我的妙計麼？不如早早的跪著受降，也免得這一槍之苦。」道猶未了，又是中軍寨裡一聲炮響連天。響聲裡面，右壁廂又閃出五□隻戰船，五百名水軍，神槍、神箭、鳥銃，一任的飛注如雨，截住廝殺。船頭上站著一個大將軍，是水軍副都督解應彪，全裝攔甲，手執長戈，高叫道：「番狗奴！你可曉得中了我的妙計麼？」不如早早的跪著受降，也免得這戈兵之苦。三太子看見勢頭來得不好，不敢廝殺，即時傳令，收轉番船，望海口裡面而跑。後面陳都督、解都督兩路的得勝戰船，追將過去，勢大如山，再有哪個抵擋得住？番船一竟奔進海口子裡面。

剛剛的巴著海口，只見南船上一聲喇叭，吹做天鵝聲。海口子東一邊，早已閃出五□隻戰船，五百名水軍，一齊的火箭、火炮飛將過去。又都把些硫磺、礮引火的諸物，一齊的堆將過去。番船上燃燒起來，再救得住罷！南船上站著一員大將，原來是參將周元泰，全裝攔甲，手執長刀，高叫道：「拿住三太子的賞金子一千兩。」道猶未了，又是一聲喇叭，吹做天鵝聲。海口子西一邊，早已閃出五□隻戰船，五百名水軍，一齊的火箭、火炮飛將過去。又把些硫磺、礮引火之物，一齊的堆將過去。番船上愈加燃燒一個不住。南船上站著一員大將，原來是都司吳成，全裝攔甲，手執開山大斧，高叫道：「三太子在哪裡？拿住三太子的，賞銀子一萬兩！」前後左右都是些南船，圍得番船鐵桶般相似。番船上又是發火燃燒。中間又是游擊將軍，劉天爵把些哨船雜進到裡面，放起子母炮來，喊殺的又多，炮又響，火又狠。況兼天師在朝元閣上祭風，風又大。番船上□個中間，燒死了三四個；跳在海裡，又淹死了有三四個；止剩得一兩個，也又沒處藏躲。

三太子叫道：「會水的不如走上岸罷。」剛說得這一句「走上岸罷」，只見三聲銃響聯單，兩邊岸上又是喊殺連天，又是火明如晝。火光裡面，四路軍馬，四個將軍：一個是游擊大將軍馬如龍，騎一匹馬，拿一口偃月刀；一個是游擊大將軍胡應鳳，騎一匹馬，拿一根三叉女節簡公鞭。這兩個在一邊，一上一下，一往一來。又一個是游擊大將軍黃彪，騎一匹馬，拿一桿方天戟；一個是千戶沙彥章，騎一匹馬，拿一根吞雲飽霧紫金鞭。這兩個又在一邊，也是一上一下，一往一來。海口裡面兩邊崖上，閃出這四路軍馬、四個大將軍，那個再敢上岸去？太子起頭一望，燒得可憐。海面上通紅，海水都是熱的。

隻身獨自，四顧無門。將欲廝殺，有手段沒處去使；將欲上岸，岸上軍馬又是不相應；將欲下海，枉死不甘；將欲投降，不脛這口氣。正在思量左右為難的時候，只見上流頭流下一隻小小的船兒，也沒有篷，也沒有桅，也沒有篙槳，也沒有錨纜，也沒有人。三太子看見，心裡一想道：「這等一個寡船兒，莫非是大船後面弔了的腳船兒？也罷，昔日項羽不渡烏江，致有自刎之慘！我莫若躲在他裡面，隨其波而逐其流，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鉤。」一把抓過個小船來，一翻身飛將上去。剛剛的跳下船，艙裡面只見兩三下裡，槍的槍、刀的刀、鉤的鉤、耙的耙，雪片一般，奔到他身上。三太子曉得這個船是南軍扮成來捉他的，仰天大叫一聲，說道：「苦也！可憐我的西總兵，前日祭賽之時，那只鵝活將起來說道：『太子哥，太子哥，前行還主折人多，賠了一壺酒，還要賠著一隻鵝。』今日出門之時，果有一壺酒，一隻鵝。這海上又是這等一群天鵝，好靈驗也！」說了這一蕩，又叫上一聲，說道：「父王！父王！我做孩兒的，今番顧不得你了。待戍來生之時，再做你的兒子，再盡個為子之道罷！」道猶未了，一手掣過一口刀，一手就掉下一個頭來。

眾人提了他的首級，報上陳都督。原來這個船是陳都督的妙計，故此提得頭報上陳都督。陳都督親自檢驗。這一陣好狠也，三百隻番船、三千名番兵、八個頭目、一個三太子，都成灰燼之末。細查一番，只是不見了個哈駙馬。

畢竟不知這個哈駙馬躲在哪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